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二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此之曰昆
於果然者
不少
荒謬

訖說三人躲入樹林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高峰擡至果然面前果然一見嚇的雖然發抖還是守着死然不肯遠離那大蟲擡下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張開血盆大口把死然咬住只見山坡旁隱隱躍躍倒像擡出一箭直向大蟲面上射去大蟲着箭口中落下死然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

快入人心
附以大斗
藥

匪勇所思
送

卽落下四鄰。朝天眼中插著一箭，竟自不動。多九公
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見血封喉。唐敖道：「此話怎講？」
多九公道：「這箭乃獵戶放的藥箭，係用毒草所製。凡
猛獸著了此箭，任他凶勇，登時血脉凝結，氣喘緊閉，
所以叫作見血封喉。但虎皮甚厚，箭最難入。這人把
箭從虎目射入，因此藥性行的更快。若非本領高強，
何能有此神箭？」不意此處竟有如此能人。少刻出來，
倒要會他一會。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行至山
坡，把虎皮揭去，却是一個美貌少女，身穿白布箭衣，
頭上束著白布漁婆巾，臂上跨著一張彎弓，走至大

蟲跟前腰中取出利刃把大蟲胸臆剖開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提在手中收了利刃捲了虎皮走下山來林之洋道原來是個女獵戶這樣小年紀竟有恁般膽量俺且嚇他一嚇說罷舉起火繩迎着女子放了一聲空槍那女子叫道我非歹人諸位暫停貴手婢子有話告稟登時下來萬福道請教三位長者上姓從何至此唐敖道他二人一位姓多一位姓林老夫姓唐都從中原來女子道嶺南有位姓唐的號叫以亭可是長者一家唐敖道以亭就是賤字不知何以得知女子聽了慌忙下拜道原來唐伯伯在此

姪女不知望求恕罪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尊姓爲何如此稱呼府上還有何人適才取了虎心有何用處女子道姪女中原人氏姓駱名紅蕖父親曾任長安主簿後降臨海丞因同敬業伯伯獲罪不知去向官差緝捕家屬母親無處存身同祖父帶了姪女逃至海外在此古廟中敷衍度日此山向無人烟儘可藏身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將住房壓倒母親肢體折傷疼痛而死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替母報讎適用藥箭射傷大蟲取了虎心正要回去祭母不想得遇伯伯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來結

此又是人
中之精衛
然人中之果
黃卷

拜所以才敢如此相稱。唐敖歎道：「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幸逃海外，未遭毒手，不知老伯現在何處？身體可安？」望姪女帶去一見。駱紅藻道：「祖父現在前面廟內，伯伯既要去，姪女在前引路。」說罷，四人走不多時，來至廟前，上寫「蓮花庵」三字。四面牆壁俱已朽壞，並無僧道。惟剝神殿一座，廂房兩間，光景雖然頹敗，喜得怪石縱橫，碧樹叢雜，把這古廟圍在居中，倒也清雅。進了廟門，駱紅藻提著虎心先去通知三人。隨後進了大殿，只見有個鬚髮皆白的老翁迎出，唐敖認得是駱龍，連忙搶進行禮。多林二人也見了禮，

一同讓坐獻茶。駱龍問了多林二人名姓，略談兩句，因向唐敖歎道：「吾兒賓王不聽賢姪之言，輕舉妄動，以致合家離散。孫兒跟在軍前存亡未卜，老夫自從得了凶信，卽帶家口奔逃，偏偏媳婦身懷六甲，好容易逃至海外，生下紅蓮孫女，就在這處敷衍度日。屈指算來，已一十四載，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媳婦受傷而亡。孫女慟恨，因此棄了書本，終日搬弓弄箭，操練武藝，要替母親報讎。自製白布箭衣一件，誓要殺盡此山猛虎，方肯除去孝衣。果然有志，竟成上月被他打死一個。今日又去打虎，誰知恰好遇見賢姪，

邂逅相逢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可謂三生有幸惟
是老夫年已八旬時常多病現在此處除孫女外還
有乳母老蒼頭二人老夫爲癡兒賓王所累萬不能
復回故土自投羅網況已老邁時光有限紅蕖孫女
正在少年困守在此終非長策老夫意欲拜懇賢姪
俯念當日結義之情將紅蕖作爲己女帶回故鄉俟
他年長代爲擇配完其終身老夫了此心願雖死九
泉亦必銜感說着落下淚來唐敖道老伯說那里話
來小姪與賓王兄弟情同骨肉姪女紅蕖就如自己
女兒一般今蒙慈命帶回家鄉自應好好代他擇配

不告功名
被累之故
唐公眞是
長者
疏梅

何須相託若論子姪之分原當奉請老伯同回故鄉
侍奉餘年稍盡孝心庶不負當日結拜之情奈近日
武后純以殺戮爲事唐家子孫誅戮殆盡何況其餘
且老伯昔日出仕多年非比他們婦女可以隱藏倘
走露風聲不獨小姪受累兼恐老伯受驚因此不敢
冒昧勸駕小姪初意原想努力上進約會幾家忠良
共爲勤王之計以復唐業無如功名未遂鬢已如霜
旣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興邦定業碌碌人世殊愧
老大無成所以浪遊海外今雖看破紅塵歸期未卜
家中尚有兄弟妻子此女帶回故鄉斷不有負慈命

老伯只管放心。駱龍道：「蒙賢姪慷慨不棄，真令人感
激涕零。但你們貿易不能耽擱，有誤程途。老夫寓此
枯廟，也不能屈留。因向紅藥道：「孫女就此拜認義父，
帶著乳母跟隨前去。以了我的心願。」駱紅藥聽了，不
由大放悲聲，一面哭著，走到唐敖面前，四雙八拜，認
了義父。又與多林二人行禮。因向唐敖泣道：「姪女蒙
義父天高地厚之情，自應隨歸故土。奈女兒有兩樁
心事：一者祖父年高，無人侍奉；何忍遠離？二者此山
尚有兩虎大饑，未報豈能捨之而去？義父如念苦情，
即將嶺南住址留下，他年倘遇皇恩大赦，那時再同

祖父投奔嶺南庶免兩下牽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一人獨去即使女兒心如鐵石亦不能忍心害理至此駱龍聽了復又再三解勸無奈紅蕖意在言外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任憑苦勸執意不從多九公道小姐既如此立志看來一時也難挽回據老夫愚見與其此時同到海外莫若日後回來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豈不更便唐敖道小弟日後設或不歸却將如何林之洋道妹夫這是甚話今日俺們一同去將來自來一同來怎麼叫作設或不歸俺倒不懂唐敖道這是小弟偶爾失言舅兄爲何如此

認真因向駱龍道寄女具此孝心將來自有好處老伯倒不可強他所難況他立志甚堅勸也無益說罷取過紙筆開了地名駱紅蕖道義父此去可由巫咸國路過當日薛仲璋伯伯被難家眷也逃海外數年前在此路過女兒曾與薛蘅香姐姐拜爲異姓姊妹並在神前立誓無論何人倘有機緣得歸故土總要攜帶同行去歲有絲貨客人帶來一信才知現在寄居巫咸女兒有書一封如係便路求義父寄去多九公道巫咸乃必由之路將來林兄亦要在彼賣貨帶去甚便當時駱紅蕖去寫書信唐敖卽託林之洋上

奇女子
遊楚

船取了兩封銀子給駱龍以爲貼補薪水之用不多時駱紅蕖書信寫完唐敖把信接過不覺歎道原來仲瑋哥哥家眷也在海外當日敬業兄弟若聽思溫哥哥之言不從仲瑋哥哥之計唐業久已恢復此時天下何至屬周彼此又何至離散這是氣數如此莫可如何說罷叩辭大家互相囑付一番灑淚而別駱紅蕖送至廟外自去祭母侍奉祖父唐敖三人因天色已晚回歸舊路多九公道如此幼女旣能不避艱險替母報讎又肯盡孝侍奉祖父餘年惟知大義其餘全置度外可見世間忠孝節義之事原不在年之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疏禿

大小此女如此立志大約本山大蟲從此要除根了
林之洋道剛才俺見大蟲喫那果然因想起聞得人
說虎豹喫人總是那人前生造定該喪虎口若不造
定就是當面遇見他也不喫請問九公這話可是多
九公搖頭道虎豹豈敢喫人至前生造定更不足憑
當日老夫曾見有位老翁說的最好他說虎豹從來
不敢喫人並且極其怕人素日總以禽獸爲糧往往
喫人者必是此人近於禽獸當其遇見之時虎豹並
不知他是人只當也是禽獸所以喫他人與禽獸之
別全在頂上靈光禽獸頂上無光如果然之類縱有

微光亦甚稀罕人之天良不滅頂上必有靈光虎豹看見卽遠遠迴避倘天良喪盡罪大惡極消盡靈光虎豹看見與禽獸無異他才喫了至於靈光或多或少總在爲人善惡分別有善無惡自然靈光數丈不獨虎豹看見逃竄一切鬼怪莫不遠避卽如那個果然一心要救死獠回生只管守住啼哭看他那般行爲雖是獸面心裏却懷義氣所謂獸面人心頂上豈無靈光縱讓大蟲覷面也不傷他大蟲見了獸面人心的旣不敢傷若見了人面獸心的如何不啖世人只知恨那虎豹傷人那知有這緣故唐敖點頭道九

公此言真可令人回心向善警戒不小林之洋道俺
有一個親戚做人甚好時常喫齋念佛一日同朋友
上山進香竟被老虎喫了難道這樣行善頭上反無
靈光麼多九公道此等人豈無靈光但恐此人素日
外面雖然喫齋念佛或者一時把持不定一念之差
害人性命或忤逆父母忘了根本或淫人妻女壞人
名節其惡過重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靈光陡然大惡
包身就如杯水車薪一般那里抵得住所以登時把
靈光消盡虎才喫了不知此人除了喫齋念佛別的
行爲若何林之洋道這人諸般都好就只忤逆父母

聞得還有甚麼桑間月下之事，除了這兩樣，總是喫齋行善，並無惡處。多九公道：「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此人既忤逆父母，又有桑間月下損人名節之事，乃罪之魁惡之首，就讓喫齋念佛，又有何益？林之洋道：「據九公這話，世人如作了孽，就是極力修爲，也不中用了。」多九公道：「林兄，這是甚話？善惡也有大小，以善抵惡，就如將功贖罪，其中輕重大有區別，豈能一概而論？」卽如這人忤逆父母，淫人妻女，乃罪大惡極，不能寬宥的，你却將他喫齋念佛，那些小善就要抵他兩椿大惡，豈非拚了杯水要救車薪之火麼？況喫

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究竟不知其心如何若外面
造作行善虛名心裏却懷着凶惡如此險詐其罪尤
重總之爲人心地最是要緊若謂喫齋念佛都是善
人恐未盡然說話間離船不遠忽見路旁林內飛出
一隻大鳥其形如人滿口獠牙渾身長毛四肢五官
與人無異惟肋下舒著兩個肉翅頂上兩個人頭一
頭像男一頭像女額上有文細細看去却是不孝二
字多九公道我們剛說不孝就有不孝鳥出來林之
洋聽見不孝二字忙舉火繩放了一槍此鳥著傷墜
地仍要展翅飛騰林之洋趕去一連幾拳早已打倒

三人進前細看，不但額有不孝二字，並且口有不慈二字，臂有不道二字。右脅有愛夫二字，左脅有憐婦二字。唐敖歎道：「當日小弟雖聞古人有此傳說，以爲未必實有其事。今親目所覩，果真不錯。可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據小弟看來，這是世間那些不孝之人，行爲近於禽獸，死後不能復投人身，戾氣凝結，因而變爲此鳥。多九公點頭道：「唐兄高見，真是格物至論。」當日老夫曾見此鳥，雖是兩個人頭，却都是男像，並無愛夫二字。因天下並無不孝婦女，所以都是男像。他這人頭時常變幻，還有兩個女頭之時，聞得此鳥

最通靈性。善能修真悟道。起初身上雖有文字。每每修到後來。竟會一字全無。及至文字脫落。再加靜修。不上幾年。脫了皮毛。登時成仙去了。唐敖道。此非放下屠刀。立刻成佛麼。可見上天原許衆生回心向善的。只見船上衆水手。因在山泉取水。也來觀看。問知詳細。都鼓譟道。他既不孝。我們就要得罪了。這樣一身好翎毛。就是帶些回去。做個担帶。也是好的。說罷。上前這個一把。那個一把。只見拔的翎毛滿地飛舞。唐敖道。他額上雖有不孝二字。都是戾氣所鍾。與他何干。衆人道。我們此時只算替他除戾氣。把戾氣除

淨將來少不得要做好人。況他身上翎毛着實富厚。可見他生前吝嗇是一毛不拔的。如今我們將這一字換個無字。他是一毛不拔。我們是無毛不拔。把他拔的一乾二淨。看他如何。翎毛拔完。正要回船。忽見林內噴出許多膠水。腥臭異常。衆人連忙跑開。林內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鼠。身長五尺。一隻紅腳。兩個大翅。飛到不孝鳥跟前。隨卽抱住。騰空而起。林之洋忙拏槍裝藥對准此鳥。正要放時。誰知火繩沾水已熄。轉眼間那鳥去遠。衆水手道。我們常在海外這樣怪鳥。倒也少見。向來九公最是知古知今。大約今日

也要難住了。多九公道：此鳥海外大封國最多，名叫飛涎鳥。口中有涎如膠，如遇飢時，以涎灑在樹上，別的鳥兒飛過，沾了此涎，就被粘住。今日大約還未得食，所以口內垂涎。此時得了不孝鳥，必是將他飽餐。可見這股戾氣，是犯萬物所忌的。不但人要拔他的毛，禽獸還要喫他的肉哩。說罷，一齊回船。唐敖把信收了，林之洋取出大米，給婉如、呂氏看了，無不稱奇。登時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

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此書有關人心世道作者爲功不淺疏菴

終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話說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烟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

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說話間，來到關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

價却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
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
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
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
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今老兄不但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
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
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誑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
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

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掣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掣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

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貴。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久。新。鮮。而。止。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見。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叔。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里。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貴。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辯。惟。有。請。向。別。處。

子無所
爭必也
子
第

金不糸 二 卷三
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掣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掣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

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荅言。挈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携一半而去。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才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

因請照例扣法農入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够。一。忙。那。里。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創。恐。難。

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過兩個老者都是鵠髮童顏滿面春風舉止大雅唐敖看罷知非

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原來這兩個老者都姓吳乃同胞弟兄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道請教二位貴鄉何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列膠庠爲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第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尚求海涵唐多二人連道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寒

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着吳氏弟兄一路行來，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着許多青藤，碎荔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蓮，進了柴扉，讓至一間敞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寫着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敞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唐敖問起吳民昆仲事業，原來都是閒散進士。多九公忖道：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為何國王却替他題額？看來此人也就不兒了。唐敖道：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

不虛傳真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敝鄉僻處
海隅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
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
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爲八荒景
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
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
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教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
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
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
惟天朝則之國家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

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却是世俗之事唐敖
道既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
罷隨卽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皓月當頭清風入袖令人景仰不已疏菴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話說吳之和道小子向聞貴處世俗於殯葬一事作子孫的並不計及死者以入土爲安往往因選風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相習成風以至菴觀寺院停柩如山墳野荒郊浮厝無數並且當日有力時因選風水蹉跎及至後來無力雖要求其將就殯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無

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况善風水之人豈無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爲自用如果一得美地卽能發達那通曉地理的發達會有幾人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骸骨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爲人子者於心不安亦且不忍此皆不明人傑地靈之義所以如此卽如伏羲文王孔子之陵皆生著草卜筮極靈他處雖有質旣不佳卜亦無效人傑地靈卽此可見今人選擇陰地無非欲令子孫興旺怕其衰敗試以興衰而論如陳氏之昌久有鳳鳴之卜季氏之興早有同復之筮此由氣數使

然呢陰地所致呢卜筮既有先兆可見陰地好醜又有何用總之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轉禍爲福非大惡亦不能轉福爲禍易經餘慶餘殃之言卽是明證今以陰地意欲挽回造化別有希冀豈非緣木求魚與其選擇徒多浪費何不遵着易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之意替父母多做好事廣積陰功日後安享餘慶之福較之陰地渺渺茫茫豈不勝如萬萬據小子愚見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惟擇高阜之處得免水患卽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捫心亦安此海外愚談不知可合尊意

唐多二人正要回答只見吳之祥道小子聞得貴處世俗凡生子女向有三朝滿月百日週歲之稱富貴家至期非張筵卽演戲必猪羊雞鴨類大爲宰殺吾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上天旣賜子女與人而人不仰體好生之意反因子女宰殺許多生靈是上天賜一生靈反傷無數生靈天又何必再以子女與人凡父母一經得有子女或兩廟燒香或東菴許願莫不望其無災無病福壽綿長今以他的毫無緊要之事殺無數生靈花許多浪費是先替他造孽懺悔猶恐不及何能望其福壽往往貧寒家子女多享長年

富貴家子女每多夭折，揆其所以，雖未必盡由於此，亦不可不以為戒。為人父母的，倘以子女開筵花費之資，盡為周濟貧寒，及買物放生之用，自必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長。並問貴處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的，謂之捨身，蓋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完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短的亦可漸轉長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無知，莫不奉為神明相沿。既久，故僧尼日見其盛，此教固無害於人，第為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據小子愚見，凡鄉愚誤將

子女送入空門的本地父老即將壽夭有命以及無後爲大之義向其父母慍切勸諭久之捨身無人其教自能漸息此教既息不惟陰陽得配合之正並且鄉愚亦可保全無窮貞婦總之天下少一僧或少一道則世間卽多一貞婦此中固賢愚不等一生未近女色者目不乏人然如好色之輩一生一世又豈止姦淫一婦女而已鄙見是否尚求指教吳之和道吾聞貴處向有爭訟之說小子讀古人書離於訟字之義略知梗概但敝地從無此事不知究竟從何而起細訪貴鄉興訟之由始知其端不一或因口角不睦

不能容忍、或因財產較量、以致相爭、偶因一時尚氣、
鳴之於官、訟端既起、彼此控告、無休其初、莫不苦思
惡想、搗弄筆頭、不獨妄造虛言、並以毫無影響之事、
硬行牽入、惟期聳聽、不管喪盡天良、自訟之後、即使
百般浪費、並不愛惜錢財、終日屈膝公堂、亦不顧及
顏面、幸而官事了結、花却無窮浪費、焦頭爛額、已屬
不堪、設或命運坎坷、從中別生枝節、拖延日久、雖要
將就了事、欲罷不能、家道由此而衰、事業因此而廢、
此皆不能容忍、以致身不由己、即使醒悟、亦復何及、
尤可怪的、又有一等唆訟之人、哄騙愚民、勾引興訟、

捕風捉影設計鋪謀或誣控良善或妄扳無辜引人
上路却於暗中分肥設有敗露他卽遠走高飛小民
無知往往爲其所愚莫不被害此固唆訟之人造孽
無窮亦由木人貪心自取據小子看來爭訟一事任
你百般強橫萬種機巧久而久之究竟不利於已所
以易經說訟則終凶世人若明此義其臻美俗又何
爭訟之有再聞貴處世俗每每屠宰耕牛小子以爲
必是祭祀之用及細爲探聽却是市井小人爲獲利
起見因而養蠶口饒之輩競相購買以爲口食全不
想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牛爲世人養命

之源不思所以酬報反去把他飽冷豈非恩將讎報
雖說此牛並非因我而殺我一人所食無幾要知小
民屠宰希圖獲利那良善君子倘盡絕口不食購買
無人聽其腐爛他又安肯再爲屠宰可見宰牛的固
然有罪而喫牛肉之人其罪更不可逃若以罪之大
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
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況世間之牛又
焉知不是若輩後身據小子愚見春秋責備賢者其
罪似應全歸買肉之人倘仁人君子終身以此爲戒
勝如喫齋百倍冥冥中豈無善報又聞貴處真客往

往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既設賓主就位之初除
果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
名南喚小喫北呼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
至二十餘種不等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喫上完
方及正餚菜既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種
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喫未完而客已飽此
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更可怪者其菜
不辨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
可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以此物爲首既不惡其形
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喫

了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雞湯，而主人只覺客人滿嘴喫的都是元絲課，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以盛饌一二品，略爲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若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敝地此物甚多，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爲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担。庶民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喫者甚少。惟貧家每多屯積以備荒年，不意貴處尊爲衆餽之首，可見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

爲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何如嚼蠟如取其
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况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
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何不卽以元寶放在
菜中其實燕窩縱貴又安能以此誇富這總怪世人
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爲衆餽之首
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爲敬客之道
若在做地觀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肉
麻可笑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
他爲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一碗倭瓜上來
能不令人噴飯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辯其有味無

味競取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真珠烹調美玉或者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當日天朝士大夫會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做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倘惜福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誡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話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吳之祥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

女無知往往爲其所害或哄騙銀錢或拐帶衣物及至婦女察知其惡惟恐聲張家長得知莫不忍氣吞聲爲之容隱此皆事之小者最可怕的來在旣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一事以爲兩處起發銀錢地步慫慂之初或以美酒迷亂其性或以淫詞搖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人豪富無比卽讚某人美貌無雙諸如哄騙上廟引誘朝山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隨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跳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姦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身的不

知凡幾幸而其事不破敗壞門風喫虧已屬不小設
或敗露名節盡喪醜聲外揚而家長如同驢贖仍在
夢中此固由於婦女無知所致但家長不能預爲防
範預爲開導以致絲頭巾戴在頂上亦由自取歸咎
何人小子聞禮經有云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
閫古人於婦女之言尚且如此謹慎況三姑六婆裏
外搬弄是非何能不生事端至於出頭露面上廟朝
山其中曖昧不明更不可問倘明哲君子洞察其奸
於家中婦女不時正言規勸以三姑六婆視爲寇讎
諸事預爲防範毋許入門他又何所施其伎倆再聞

貴處向有後母之稱，此等人待前妻兒女，莫不視爲禍根。百般荼毒，或以苦役致使勞頓，或以疾病故令纏綿，或任聽飢寒，或時常打罵，種種磨折，苦不堪言。其父縱能愛護，安有後眼？此種情形，實爲兒女第一黑暗地獄。貧寒之家，其苦尤甚。至富貴家，雖有乳母親族照管，不能過於磨折。一經生有兒女，希冀獨吞家財，莫不鋪謀設計，枕邊讒言，或誣其女不聽教訓，或誣其兒忤逆晚娘，或誣好喫懶做，或誣胡作非爲，甚至誣男近於偷盜，誣女事涉奸淫，種種陷害，此等弱女幼兒，從何分辨？一任拷打，無非哀號，因此磨折。

而死或憂念而亡、歷來命喪後母者、豈能勝計、無如其父始而保護嬰兒、亦知防範、繼而讒言入耳、卽身不由已久之染了、後母習氣、不但不能保護、並且自己漸漸亦施毒手、是後母之外、又添後父、裏外夾攻、百般凌辱、以致枉死城中、不知添了若干小鬼、此皆耳軟心活、只重夫婦之情、回顧父子之恩、請看大舜捐階焚廬、閔子冬月蘆衣、申生遭謗、伯奇負冤、千古之下一經談起、莫不心傷、處此境者、視此前車之鑒、仍不加意留神、豈不可悲、吳之和道、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

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
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
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
而設若不如此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
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
步履艱難却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
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
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
子盡絕其習此風自可漸息又聞貴處世俗於風鑑
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說至境界不順希冀運轉時

來偶一推算此亦人情之常即使推算不準亦屬無傷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左氏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若謂必須推算方可聯姻當日河上公陶宏景未立命格之先又將如何命書豈可做得定準那推算之人又安能保其一無錯誤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

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卽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矣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尚奢

華卽如嫁娶殯葬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
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費已屬造孽
何況無力下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
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導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
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如此愷切勸
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卽
偶遇饑歲亦可無虞況世道儉樸愚民稍可餬口卽
不致流爲奸匪奸匪旣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旣息
天下自更太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正說
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道稟二位相爺適

才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到多九公聽了暗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即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人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並且還以相爺請人卽或就是相爺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降不意國主就臨敝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尚有耽擱愚弟兄俟送

過國主再至寶舟奉拜唐多二人匆匆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才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爲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質疑惑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那知却是兩位宰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真要愧死唐敖道聽他那番議論却也不愧君子二字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

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挈着名帖，送了許多點心果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担，燕窩十担，名帖寫着同學教弟吳之和吳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吳氏弟兄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後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卽來拜，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家弟，因國主現在做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奏明國主，聞係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

應恭侯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寶舟
尚緩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卽匆匆去了衆水手把倭
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喫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
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重却未喫過
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連日
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窩
夾一盤瓢放在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眉道好奇怪
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都走了內中
有幾個哂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怎麼把他混充燕
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喫完倭瓜早已乾乾淨

金瓶梅詞話卷三
淨還剩許多燕窩林之洋聞知暗暗歡喜卽託多九
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向衆人買了收在艙
裏道怪不得連日喜鵲只管朝俺叫原來却有這股
財氣這日收口正要停泊忽聽有人喊叫救命未知
如何下回分解

無一事不是真病無一言不是的論行者不知知
者不言言者不切必待當頭棒喝喚醒頑愚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

現身說法一夕話勝讀詩書何地無才十室邑偏
生忠信慨沉疴之著體神手難醫望頑石之點頭

婆心足見緣慳伊春夢不惜慧劍頻揮卽笑我冬
烘且作屠門大嚼仙佛語雖溫厚出之畢竟誅心
庸愚性固糊塗開之寧無芒背蔬菴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話說林之洋船隻方才收口，忽聽有人喊叫救命。唐敖連忙出船，原來岸旁攏着一隻極大漁船，因命水手將船攏靠漁船之旁。多九公林之洋也都過來，只見漁船上站着一個少年女子，渾身水濕，生得齒白唇紅，極其美貌。頭上束着青紬包頭，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內穿一件銀紅小襖，腰中繫着絲絛，下面套着

一條皮褲胸前斜插一口寶劍絲絛上挂着一個小
小口袋項上扣着一條草繩拴在船桅上旁邊立着
一個漁翁漁婆三人看了不解何意唐敖道請教漁
翁這個女子是你何人爲何把他扣在船上你是何
方人氏此處是何地名漁翁道此係君子國境內小
子乃青邱國人專以打魚爲業素知此處庶民都是
正人君子所爲不肯攻其不備暗下毒手取魚歷來
產魚甚多所以小子時常來此打魚此番局運不好
來了數日竟未網着大魚今日正在煩惱恰好網着
這個女子將來回去多賣幾貫錢也不枉辛苦一場

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放他，不瞞三位客人說，我從
數百里到此，喫了若干辛苦，花了許多盤費，若將落
在網的，仍舊放去，小子只好喝風了。唐敖向女子道：
你是何方人氏？爲何這樣打扮？還是失足落水？還是
有意輕生？快把實情講來，以便設法救你。女子聽了，
滿眼垂淚道：婢子卽本地君子國人氏，家住水仙村，
現年十四歲，幼讀詩書，父親廉禮曾任上大夫之職。
三年前，隣邦被兵遣使求救，國主因念隣國之誼，發
兵救應，命我父叅謀軍機，不意至彼失算，誤入重地，
兵馬折損，以致發遣遠戍，死於異鄉，家產因此耗散。

僕婢亦皆流亡，母親良氏素有陰虛之症，服藥卽吐，惟以海參煮食，始能稍安。此物本國無人貨賣，向來買自隣邦。自從父親獲罪，母病又發，點金無術，惟有焦愁。後聞此物產自大海，如熟水性，入海可取。婢子因思人生同一血肉之軀，他人旣能熟諳水性，將身入海，我亦人身，何以不能？因置大缸一口，內中貯水，日日伏在其中，習其水性。久而久之，竟能在水一日之久，得了此技，隨卽入海取參。母病始能脫體。今因母病又來，取參不意，忽遭羅網。婢子一身如同蒿草，上有寡母無人侍奉，惟求大德拯救，倘得重見母面。

來生當變犬馬以報大恩說着不覺放聲慟哭唐敖
聽罷甚覺詫異道女子且慢傷悲剛才你說幼讀詩
書自然該會寫字了女子聽了連連點頭唐敖因命
水手把紙筆取來送至女子面前道小姐請把名姓
寫來賜我一看女子提筆在手略想一想匆匆寫了
幾字水手掣來唐敖接過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不是波臣暫水居

竟同涸鮒困行車

願開一面仁人網

可念兒魚是孝魚

詩後寫著君子國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
題唐敖看罷忖道剛才我因此女話語過於離奇所

以教他寫幾個字，試他可真讀書。誰知他不假思索，舉筆成文，可見取參奉母，並非虛言，真可算得才德兼全。因向漁翁道：「據這詩句看來，此女實是千金小姐。我今給你十貫酒資，你也發個善心，把這小姐放了，積些陰功。」林之洋道：「你果放了，以後包你網不虛發，生意興隆。」漁翁搖頭道：「我得這股財氣，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豈是十貫錢就能放的？」奉勸各人何必管這閒事。多九公不悅道：「我們好意出錢給你，爲何倒說不必管閒事？難道好好千金小姐，落在網裏，就由你主張麼？」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魚落網裏，由你做。」

主如今他是人不是魚，你莫眼瞎認差了。你教俺們
莫管閒事，你也莫想分文。你不放這女子，俺偏要你
放。俺就跟着你，看你把他怎樣說罷。將身一縱，跳過
船去。那個漁婆大哭，大喊道：「青天白日，你們這些強
盜敢來打劫！我將老命拚了罷。」登時就要跳過船來。
衆水手連忙攔住。唐敖道：「漁翁，你究竟須得幾貫錢？」
方肯放這小姐。漁翁道：「多也不要，只須百金也就够
了。」唐敖進艙，即取一百銀子付給漁翁。漁翁把銀收
過，這才解去草繩。廉錦楓同林之洋走過大船，除去
皮衣皮褲，就在船頭向唐敖拜謝，問了三人姓名。漁

船隨卽開去。唐敖道：「請問小姐貴府離此多遠？」廉錦楓道：「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此去不過數里。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所以以此爲名。」唐敖道：「離此旣近，我們就送小姐回去。」廉錦楓道：「婢子剛才所取之參，都被漁翁擄去。我家雖然臨海，彼處水淺，無處可取。婢子意欲就此下去，再取幾條帶回奉母，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唐敖道：「小姐只管請便，就候片時，何妨？」錦楓聽罷，把皮衣皮褲穿好，隨卽將身一縱，墮入水中。林之洋道：「妹夫不該放這女子下去，這樣小年紀人，這大海據俺看來，不是淹死，就被魚吞，枉送性命。」

多九公道他時常下海熟諳水性如魚入水焉能淹死況有寶劍在身諒那隨常魚鱉也不足懼休兄放心少刻得參自然上來三人閒談等了多時竟無踪影林之洋道妹夫你看俺的話靈不靈這女子總不上來諒被大魚吞了俺們不能下去採信這便怎處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下得海去可以換得五口水何不教他下去看是怎樣只見有個水手答應一聲墮下海去不多時回報道那女子同一大蚌相爭業已殺了大蚌頃刻就要上來說話問廉錦楓身帶血跡攏上船來除去皮衣皮褲手捧

明珠一顆向唐敖下拜道：婢子蒙恩人救命，無以報德。適在海中取參見一大蚌，特取其珠，以爲黃雀銜環之報。望恩人笑納。唐敖還禮道：小姐得此至寶，何不敢獻國王？或可沾沐殊恩，稍助萱堂甘旨，何必拘拘以圖報爲念？況老夫非望報之人，請將寶珠收回。獻之國王自有好處。廉錦楓道：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進獻，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國門大書：惟善爲寶。就是此意。此珠婢子掣去無用，求恩人收了。恩心庶可稍安。唐敖見他出於至誠，只得把珠收下。隨命水手揚帆，望水仙村進發。大家進艙，錦楓拜

了呂氏並與婉如見禮彼此一見如故十分親愛登時到了水仙村將船停泊錦楓別了婉如呂氏取了參袋皮衣唐敖因念廉錦楓寒苦隨身帶了銀子攜了多林二人一同渡到岸上錦楓在前引路不多時到了廉家門首錦楓敲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嫗把門開了接過皮衣道小姐爲何回來恁晚夫人比前略覺好些可曾取得參來廉錦楓不及答話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隨卽進內攙扶良氏夫人出來拜謝唐敖救命之恩並與多林二人見禮談起世業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因避南北朝之亂逃至海外就

在君子國成家立業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婿細細敘起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良氏不覺喜道難得恩人却是中表至親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究係寄居親友甚少兼之丈夫去世並無弟兄又無產業跟前一子尚在年幼賤妾母家久已彫零一切更無倚靠現在嶺南尚有嫡親支派賤妾久有回鄉之願奈迨追數萬里寡婦孤兒帶着弱女何能前往今幸得遇恩人又屬親誼將來回府倘蒙垂念孤寡攜帶母子得歸故鄉不致做了海外餓殍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唐敖道表嫂既有回鄉之意他日小弟如回家鄉自

然奉請同往，但我們各處賣貨，歸期遲早未定，貴體
有恙，斷不可時常牽挂。表姪現年幾歲？何不請出一
見？良氏卽將公子廉亮喚出，與唐敖三人行禮。唐敖
道：「表姪生得眉目清秀，器宇軒昂，日後定成大器。今
年貴庚多少？」所讀何書？廉亮答道：「小姪今年十三歲，
因家寒無力延師，跟隨姐姐念書。九經業已讀完，現
讀老莊子書之類。」良氏道：「賤妾這所住宅雖已倒敗，
尚有空房三間，去歲有一秀士來此開館，小兒跟隨
肄業，以房資作爲脩金。彼此都便，無如此人。今歲另
就他館，以致小兒又復蹉跎。唐敖道：「表兄去世，旣未

留下產業表嫂何以度日表姪如在外面讀書每歲脩金約須若干良氏道小兒外面附館每年不過一二十金至於家中用度虧得連年米糧甚賤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衣食尚可敷衍唐敖聽罷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向夫人道此銀留爲表姪讀書並貼補薪水之用表姪乃極美之材讀書一事萬萬不可耽擱如果努力用功將來到了故鄉自必科名聯捷家道復興表嫂有此佳兒日後福分不小良氏拜謝垂淚道恩人大德今生諒難圖報賤妾之恙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奈病入膏肓不啻風中

之燭將來無論或存或亡恩人如回故土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尚望留意代為主張唐敖道解蒙表嫂見委又屬至親小弟自當在意只管放心當時辭別回船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頗有要將此女聘爲兒媳之意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毗連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與君子國相仿君子國連年商販既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遊玩卽約多九公一齊登岸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見今果至

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才有人烟我們必須趲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此嶺爲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才有居民走了多時離嶺不遠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托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卽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峰頭前而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駱女登山射虎廉女人海擎珠均是殊色履危而

能保其身者固恃其絕技莫不因孝所感也蔬菴